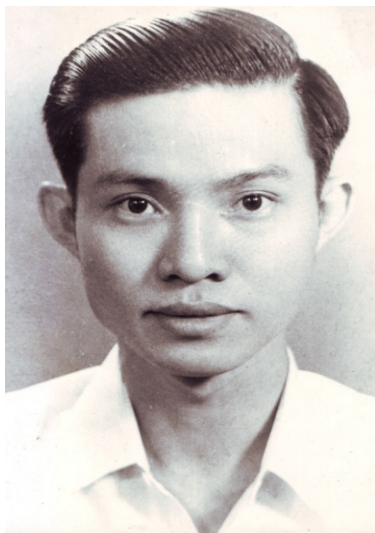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十一）



特点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村庙，都很有特色，充满了浓郁的巴厘岛风格。乌布传统市集里，卖的民间工艺品很多。你是文化人，所以先带你来看看。

听了林兄说“我是文化人”，不觉脸色泛红，急忙说：“我却哪算文化人，你的知识很丰富，不愧选你做校董。”

“做校董是要花钱的！”林兄说完哈哈笑，林夫人也笑，齐齐也忍不笑了。

我们在“乌布”一间餐厅进早餐，林太和她丈夫坐一边，我和齐齐坐一边。我们吃有巴厘特点Jinggo饭，有点辣，我边吃边拿出手帕，抹额上流出的汗。林太指着齐，却笑着对齐说：“他不能吃辣，以后煮菜少放辣椒。”我没有看姑娘，却感觉她红着脸，低下头。林太显然话里带话，肯定齐齐和我的心事，倒是抱着谨慎从事，至少要了解，是否有共同语言，是否允许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？

乌布——雕刻名镇，可能时间尚早，马路静静的，并不像想象那么热闹，卖雕刻艺术品的商店很多。在参观雕刻店时，他们一定要让我选一件。我看中一件小雕刻“羊羔跪乳”，价钱不贵。这当儿我转过脸问齐齐姑娘“好看吗？”站在身边的她，料不到我这么一问，措手不及，有些慌张。我乘机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我。瞬息的一瞥，白净的少女脸颊，虽未有触电感觉，还是让我留下良好印象……

小镇风景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蓝蓝的天，太阳初升，田园风光，梯田级级，清波荡漾。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极富诗情画意、淳朴自然、山青水秀的农家小院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#### （四） 少女来信谈逼婚 充当军师解迷团

副刊每天收到稿件至少有10多篇，信件也不少，来信

询问问题的多是学生，（以为编辑万能，各种问题都有。）我在回信时先说了几句好话，然后千篇一律地把笔尖一转，写道“你的老师更了解你，最好去问老师，相信老师会帮你更好解决。”轻易把事情推辞掉。在许多来信中，有封少女被母亲迫婚求助信。看字迹似曾相识，和发表过几篇作品作者同名，心想很可能同一个人。像这种婚姻大事我哪敢提意见，忙着忙着把信一搁就是一两个礼拜。

一天，应该是上午10点吧，楼下经理部通知有人找副刊编辑，我匆忙下楼见到会客室坐着一位少女，一个照面原来认识——她时常经过我的家，到隔壁她“服中”同学的家。我母亲串门时，常跟她们一起聊天，跟我母亲熟悉。有时我恰好站在门前，她也恰好经过，她低着头匆匆走过，我们之间未曾打招呼，连点头也没有。但每次看到她，我的心弦像是被拨动一下。她肤色稍为黝黑，体态姣美，增添一份少女的诱惑。

“你好！”我大着胆子向她点点头。

她也向我点点头，自报名字“我叫彩凤”。

“啊，原来你就是彩凤。你写得很好，我喜欢读。”以“彩凤”为笔名的作品经常在副刊发表，我高兴地这样说。当她听到我这样夸她，有些羞怯而局促不安。

我忽然想起，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妇人，她常对人说，“我儿子在报馆打杂，工作很忙。”似乎巷里的人都知道我在报馆打杂，而不是令多少年青人羡慕的编辑工作。其实，打杂也好，编辑也罢，我从未纠正，认为没有纠正的必要。

我今天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胆子，面对每次路过家门前，连正面都不敢看她一眼，竟然能够主动：“有什么事？找编辑有事吗？”她犹豫，我怕她不好意思，连忙又说：“编辑外出，有事我可以转达。”

“替我问问，我寄过一封信不知收到没有？”

“什么信？”我听到她提起那封信，心里不禁咯当一跳。人家这么重要的信，被我搁下，尚未处理。脸有点烧。

“从Pare寄的信。”

“好，编辑不在，我替你问问。”借坡下驴，搪塞过去，但我心里免不了有种愧疚感。

她没有见到“副刊编辑”，似很失望，而我的视线直到她走出报馆。

彩凤并不是真名，她的名字叫张自治，祖籍福建泉州，居住在东爪哇吧礼镇（Pare），父亲早逝，父亲生前在Nobo（吧礼镇乡下地方）开炭窑。她洒水“服中”初中毕业后，就

在当地华校担任幼儿园教师。热爱文艺，经常在《大公副刊》发表作品，大多描写乡村里的故事。其中有一篇给我印象较深，是写她的学生中有一对姐妹，一个7岁，一个9岁，长的不但漂亮，而且乖巧。她俩的住家却是在最偏僻的山坳上，整个山村只有30来户人家，华人独她们一家。她们每天上学或放学，都搭顺风牛车。因此她们每天上课必须一早4点等候——只要是到镇上的牛车。早上的牛车都载满农产品，或竹条，或木炭，牛车上除驾驭一人，还有一个或两个助手。日子久了也熟悉了，每次都招呼她俩坐在前面。牛车慢悠悠到达吧礼镇，来不及休息已是上课时间。

作者曾以老师身份，访问了独居山坳上这个家庭，几经周折家长终于同意让两个女儿寄宿镇上。然而只一个学期，这对姐妹就没有再在镇上寄宿，连课也不来上了。据说家里没有助手，“反正以后也要嫁人”，那对姐妹就此停学。作者在字里行间，在描写这段故事时，忧心如焚，最后这样写道：“她们两姐妹一个只读到4年级，一个3年级，她们能懂得什么呢？山坳，穷困，是她们的命运吗？几许忧郁，几许责任。”我觉得像这样的作品，真实的倾诉、感情的激荡，蜿蜒辛酸的心路，让人思绪万千，惜怜无限。

彩凤——这个令我心动的女孩，说美，说不上；说接触，只是常在我家门前经过。夜深人静，审稿告一段落时，也曾把朋友介绍的几个女孩，在眼前像电影般映现，个个都不差，为什么没有令我心动的呢？今天我和她面对面交谈，鼻尖对鼻尖近距离，她的鼻有些扁，但在我眼里，她的“有些扁”的鼻子，配上“有些圆”的脸孔，恰到好处（一旦心动，就会产生这样奇妙的审美观）。

晚间，我抽出彩凤的来信再次展读：

编辑先生：我出生在一个很偏僻的乡村里，刚读完华校初中，很想很想升读高中，但母亲坚不答应。理由是父亲去世后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况且下有三个弟弟还在读书中，作为长女应作出牺牲，协助弟弟们完成学业。母亲说的也有道理——尽管含有“女子读书无用”封建思想。于是，我只好顺从母亲回到乡下，在母校担任幼稚园教师。但是谁会知道那时刻的我，心情是多么的沉重和失落。

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大的愿望，而今愿望破灭了，夜深人静，一旦想到自己这种遭遇，不禁眼泪一次次崩溃。有时夜晚睡不着，不禁自问：难道读书是一种奢求吗？我还能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呢？

我平时喜欢阅读书刊，在洒水念初中时，就和同班C同学一起参加学生会“学习小组”。我和C同学感情很好，放学后时常到她的家玩。C同学有个哥哥，初中未念完就停学，他的停学并非家境不好，而是不喜欢读书。我们偶尔见面，他常逗我谈话，但话题迥异，所以常躲着他。

我在母校教书，天天跟天真无邪儿童在一起，失学的苦恼逐渐平静，岂料有一天，C同学的哥哥通过我洒水一位堂兄来求亲。我知道后像晴天霹雳，我怎能嫁给这种人呢？所以我一口就拒绝，母亲的身体原来就不好，隔天就病倒了。自从父亲去世，由母亲支撑这个家很不容易，我对母亲凡事总是顺着，避免令她老人家不开心。但是终身大事能顺从吗？不顺从倘若母亲一病不起如何是好？最糟糕，连我的几个弟弟，时常用“难道不可怜母亲吗？”的眼光看我，每接触到这种眼光，我似乎“没有理由不屈服”。

大家都说双十是最美好的花样年华，可是我最美好的年华，为什么要承受如此沉重情感压力呢？胡思乱想之下，真想变成一只真正的彩凤，离家高飞！但以我这样浅薄的能力，能找到属于我的梧桐树吗？薄薄一张纸，细细一支笔，根本不能倾诉的烦恼千分之一万分之一。人说“凤是一种神鸟”，神鸟不应有烦恼才对。而我的烦恼这么多这么深，可见我连乌鸦都不如，别说是“彩凤”了——羞死人啦。浪费你很多时间，但又很想很想得到回信，可笑吗？作为学习写作者，我很想知道编辑的工作是什么？校对和手民的工作又是怎样进行？

苦恼的人：彩凤敬上  
从我写给她的第一封回信，以后一来一往多了起来，这就是“情书”？当时我没有想过。开始我们在文字上谈得炽热，再是创造约会，但谁也没有主动拉过手。

第一封回信  
彩凤文友：你好！那天你到报馆由我接待，很不好意思我撒了谎。我的工作就是搞副刊的。我们虽是第一次交谈，但见面却无数次了。你的信我重复读了，你对婚姻有自己的选择，在家庭里可说是孤军作战。你意志坚定，一定能摆脱一切困扰（所以没有即刻回信）。

婚姻是一件大事，是一辈子的事。母亲的眼泪，弟弟们年幼不懂事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但终身幸福还得自己争取，家里人都希望你“好”，观点不同，理想有别，有争执，很正常。你现在的教职，有意义又有收入，母亲看见你忙，相信不会太过紧催。而你



正好以“忙”为理由，把这事敷衍过去。一切事物都会有转变，说不定到时你也将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至诚祝福！

#### 第二封回信

彩凤文友：你好！担任副刊主编只是一种分工，没有什么好炫耀的。何况自己的能力有限，工作经验可说从零开始。欣慰的是，报馆同事之间皆坦诚、既是同事又是老师，所以才有胆量，在编务道路上往前走，一边学习一边充实自己。

你的来信我很感兴趣：“昨天给小朋友上游玩课时，个个都玩得很高兴。唯独小萍，坐在一边，动也不动，而且还哭丧着脸。平时她是很活泼的，脸圆圆，眉毛秀，眼珠儿，亮晶晶，很可爱。今天怎么啦？我走过去要牵她的手，不肯，也不动。后来发觉她泻肚，连小裙也脏了。我抱起她，细声说‘小萍，你泻肚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？不要紧，洗干净就好。’我吩咐校役，赶快通知家长，带衣服来替换。”

我猜家长闻讯赶来时，见到自己的女儿如此狼狈，会不会把你们当老师的埋怨一顿？父母爱女心切，每个当家长的都一样。就像我们做编辑的，有时替文章作者用心修改，反而受到埋怨一样。我倒认为，把对方的“埋怨”当作宝贵的经验，何尝不可。学无止境，我们都还年轻，共勉。

#### 你也晚安！

#### 第三封回信

彩凤，今天收到你的稿子，文笔依然活泼、真实，我喜欢（相信读者也喜欢）。比如你写：“吧礼小镇，学生家长个个都认识，等我替小萍肚泻的脏物洗涤清洁，小萍的母亲得到校役的通知也赶来了。小萍一看到妈妈就大哭起来，由她妈妈抱走，我也照常给学生上课，玩在一起。作为一名幼稚园老师，像小萍这种情况，是很平常的。也有的奔跑跌倒，或被推倒，轻伤由老师拿药箱用红水消毒，用纱布包